

梨花魂

李志同 阎国瑞 著
作家出版社





梨花魂

李志同

阎国瑞著

作家出版社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梨花魂/李志同, 闫国瑞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1991. 3 ISBN 7-5063-0887-8

I. 梨… I. ①李… ②闫… III. 长篇小说
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3998 号

梨花魂

作者: 李志同 闫国瑞

责任编辑: 朱珩青

责任校对: 雷 林

装帧设计: 汤林根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字数: 246 千

印张: 12

插页: 2

印数: 0001—12700 册

版次: 199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887-8/I·878

定价: 12.5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梨花絮语

在我北京的寓所里，栽种着一株梨树。

当和煦的春风，吹过永定河畔的绿柳白杨，吹进这都市小院时，梨花如期绽开了，这梨花便是我的“家花”。

我爱梨花，爱梨花似雪，雪的明净，雪的洁白。

我爱梨花，爱梨花如潮，潮的澎湃，潮的壮美。

就这一株梨树，是我和李伯宁特意从肃宁梨林中移来，它寄托了我们不尽的情思。

我们不能忘怀那一片热土，不能忘怀那老唐河故道上大片大片的梨林。我们在那里相逢，相识，结成伴侣，风雨同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漫漫征程。

1937年7月7日，芦沟桥一声炮响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

那是一个全民族大奋起，大抗争，充满了爱国热忱的时代，优秀的中华儿女慷慨请缨，发出了“誓死不当亡国奴，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！”的誓言。

我们有幸在青春年华，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，经历了

把生命放在铁砧上锻打的过程。那时，枪声、炮声是我们的迪斯科音响，照明弹、曳光灯比雪球灯更明亮，更眩目。我们也有自己的流行歌曲，就是：

“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……”

这大片梨林，映入眼帘的岂只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卷？几人尚记得那金戈铁马交错，弹片与血肉横飞，虽肝脑涂地，仍前仆后继的场面？

多少壮烈而又悲怆的故事，使我们终生萦怀。

至今，百年老树的树干上，仍可寻见累累弹痕，更有多少“三八大盖”的弹头，深埋在树根下，或是没入了树干之中……

别忘了！人们：这里曾有过这样的苦痛，这样的辉煌，这样的日子和这样的生活……

李志同

1994 年秋 於京都。

第一章

1

1941年冬，冀中平原，浮云无光……

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几个疲惫的抗日干部，被迫仓促转移。他们绕开日本人的据点，走过片片梨林、麦田、留耕地、和荒草地，走过一段又一段的交通沟，悄然进入了一个村庄。小心翼翼叩开房东家门，男男女女涌入屋子里，灯都没有点亮，便摸黑躺在炕上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我就在这一群人中间，紧贴着墙壁，韦念贞挨着我。再那边是刘敏，一铺炕睡八九个人，每人只有一尺多地方。

黎明时分，晨星渐尽。我走到院子里，看着天光放亮，天空正显出一派冷冷的钢青。

小北风飒飒吹来，吹动着屋檐上的衰草，把穗梢头的草粒磨落，只剩下几片枯叶，瑟瑟地摇摆。

突然，我发现空中正飞动着一个小小的物体，像一只急

驰的黑鸟，又像一条飘忽的墨鱼，我认出：那是一发迫击炮弹。

迫击炮弹打出去时，并没有多大声响，也不是直奔目标，是斜着向上飞，飞到很高处才转过头来，向地面坠落。

不容迟疑，我急忙对屋里人喊：“同志们！有情况……”

喊声是否传进屋里？这已无关紧要，因为，炮弹并不会停在空中，这时，它便落在街上爆炸了。

随着声响，大家从屋子里蹿出来，破旧的屋门碰得咣咣直响，连墙壁上的泥土也震落了，掉在人们身上，谁也顾不上拍打。先问：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我说：“鬼子！日本鬼子来了。”

其实，我不说大伙也明白，游击队哪有迫击炮？必须尽快地冲出去！九区区委书记李志强手里提一支匣枪，手指压在枪机上，微微颤动着，他也有点紧张。

这伙人大多数都没有枪，但枪是人的胆。

李志强见众人看他，喊一句：“快撤！”

他带头跑出院子，人们相随而去。可我的文件包还在屋里，这是必须带走的东西。

“文件包”只是一块二尺多见方的蓝布，里边有一本《论持久战》的小册子，还有一个日记本，一支旧钢笔。

等我取了包，再跑到大街上时，已经看不见李志强他们的踪影。

鬼子来了，老百姓也要躲，满街筒子是逃难的人群。抱着孩子，牵着牲口，背上家里仅有的一点值钱东西，慌里慌

张乱闯。有的往东跑，有的往西跑，满头大汗地呼喊。爹不见儿子，小闺女见不到母亲，扯着嗓子哭嚎，乱七八糟炸营一般大乱。

枪声大作。枪声在墙壁上撞来撞去，形成了无数次的回音。

没有人看见子弹从何处打来。鬼子从村外射击，子弹飞过屋脊，扫到树梢头时，手指头粗的枝条，一碰便断落下来。

我在人群中跌撞着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冲出去。

为了不丢失文件，我把包埋进了断墙根下的上坯中。这是个安全的地方，谁也不会对坯头子、土坷垃有兴趣。

藏好文件包，我便随着大股人群向东跑。那里有一条交通沟，顺交涌沟三四里远，便是韩村。

我是韩村人，对那里的情况熟悉。但这只是一种选择，谁也不知道这种选择的对错。一切归于机遇，归于你是不是幸运。

战争本身没有安全的地方，人在子弹缝隙中穿梭，时时会有流血牺牲。谁能预见下一刻发生什么事情？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命运？

2

据说，十八年前的那个冬天，奇冷。

刚交小雪节气——大雪却如梨花纷飞，如鹅毛飘扬，铺天盖地而来，直下了一天两夜。

地上积雪没膝，大雪封了山川、河道，无法外出，只能躲在屋里拥炉取暖。

“瑞雪兆丰年”。观雪，赏雪，吟诗，饮酒，是富家文人的雅兴，文人的情趣。

在韩村李家大院的西楼，刚过而立之年的大绅士李宝森，正坐在温暖的客厅里，手捂紫砂茶壶，欣赏着刚得到的一幅古画，范宽的“雪山萧寺图”。

范宽为北宋画家。以画崇山峻岭、雪景寒林见长，与李成齐名。画论说：

“观李成山水，近望有千里之势，观范宽山水，远望如身在其中。”

得其名画，自然欣喜。这时，家里人跑来告诉他，正临产的妻子生下李家西楼的第四个孩子。

是女孩儿。

这女孩儿便是我，一九二二年生。

作为前清秀才的李宝森，识时务，信天命，在三个男孩之后，添了女孩，自然是儿女双全，可喜可贺。

父亲仕途不顺，转而教书育人，读天文地理、诗词歌赋，也读过一些易经八卦，三命会通。

在高兴之中，他打了一卦，想问一下这个女儿的命运。卦象甚佳却又有许多明克暗动。一个女孩儿，好能怎样，坏又能如何呢？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，说一句：“一生衣食富足，这还是错不了的！”

从此，他把慈爱给予了这个女儿，为她取乳名为：“慧”，意思是：聪明体心，并隐言：“会生。”

倘若他真可以算中，父亲还会疼爱我吗？

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。我背叛了自己的家庭，背叛了

父亲的意愿，李家大院由于有我这个女儿，使两幢楼房毁于一旦。

这个在乡村地主家庭长大的女孩儿，出去参加了抗日工作，成了一名共产党员，成了一名区妇救会主任。

她现在正被日本人追赶着……

3

韩村，可不是一个小村庄，小去处。

这儿不只是大村落，并且有大财主，大名声。

尽管这里距县城很远，很远……套上最好的骡子，花轱辘车拖着长长的两条车辙，烟尘不绝地跑，也需要大半天的路程。

你也许并不知道韩村，可是，你会知道李家大院，知道李家大院的东楼，西楼。

你会听说过，李家大院春天开犁时，两个骡子拉着一根犁杖，前边的出了村东街口，后边还在院里栓套，这一列长队，足足排出去三五里远。

韩村坐地已有五百年历史。明朝永乐二年，有韩姓自山西洪洞县迁来，在此处建庄。数百年间，张王李赵相随之至，逐渐发展成四五千人口的大村庄。

令人奇怪的是：举世闻名的“淮阴侯”的子孙们并未见发达，到了1937年仅仅剩了一家，隐居在村子的角落里，乃至让人认为：韩村就没有姓韩的。

在村子里，最好的中心位置，李家占着。最高大、最气派的屋宇，是李家的东楼、西楼。李家有土地二十五顷，二

千五百亩 李家还有钱庄银号，店铺学堂，还有令人仰慕的社会地位。

李家大院在同治年间立祠堂。上三代单传，第五代起东西两幢楼房，东楼李镜藻，西楼李镜心，该是鼎盛之年了。到了七八代时，已有人丁一百余口。

李家坟由于村东低洼，迁到了村西。而留下的坟地三十亩，却是子孙不许变卖，不许耕种的圣土。三十亩地栽种下一大片柏树。柏林是一片烟雾缭绕，黑森森，莽苍苍，远非农家小户的坟莹可比。

韩村村大，胡同也多。大李家胡同，小李家胡同，孙家巷，肖家庄，主街却只有一条，南北走向。我家住街西，青砖门楼，飞檐斗拱，门前三蹬青石台阶，两旁是半人多高的汉白玉石狮。

为了车马出入方便，大门东面另置一梢门，轿车可以从这里出进，让家里女眷们外出时在院子里上车下车，免于在大街上抛头露面。

踏进大门，迎面是照壁，照壁有画：“松鹤延年。”

财产有了，长寿自然重要。

转过照壁，便是客厅。客厅五间，明清式仿古建筑，红漆门窗，雕梁画栋。客厅里摆放着硬木桌椅，壁上悬挂了名人字画，有当代名家，又有古代名家，还有曾祖李镜心手书的条幅：

“无易事则无难事，
有虚心方有实心。”

穿过客厅，是我家楼房，两楼并立，它在西边，故名“西楼”。

楼是砖木结构，厚厚的墙基足可以横卧下一个人。楼顶砌了青砖碌口，为防匪防盗而设制，像两座坚固的城堡。

楼的西面，有个角门。角门通后院，后院有北房，有西房，没有东房，那地方栽两株石榴，开花便是一树的火红。

西楼传父亲手里，东楼归叔父李宝檀，两处院落，一样格局。李家其他子孙，搬出去另立门户。李宝琪，李宝权，李宝珊，一家家屋厦相依，地角相连，是一片很大的宅邸。

那时候，肃宁县境内有八幢楼房，其余六幢在郭楼，在北留善寺，在肃宁城里孔家，沃北王家，雪村李家，徐庄左家。这六户人家五户同李家沾亲，只左家不是，那左秉钧却是父亲李宝森的盟兄弟。

这是封建地主阶层的互相勾结，互相依赖。楼房并不是随便一个家庭能盖得起的，楼房是经济实力，是傲视乡里的资本。乃至，在若干年后，我们都出来参加了革命工作，好些人还说：

“这是韩村西楼的闺女。”

楼是李家族徽，李家的标识。

在乡村，在众多低矮的土屋群中，一座两层楼四五里远就能望得见，那种贫富的反差也是很大很大，一目了然的。

生活在我们这种人家的子女，在衣食无忧的同时，却也

失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和自由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学规矩、学礼貌是一门必修课。要知书识礼，端庄娴静，有大家闺秀之风。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不能随便和街上的孩子玩耍。

即使前院的客厅，也不是经常去的地方，要去，是家里来了客人。

我们被叫去鞠躬，问好，背唐诗宋词，显示李家的书香门第，家道渊源。

只有西楼，才是我们的世界。

这西楼是我们童年的摇篮，童年的幼稚园，童年的游乐场。

在父亲去县城当议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们几个孩子，几双小手，合力推开了沉重的木门。

发现在楼的下层，进门靠北墙有两个大木柜，中间有张床安置在那儿。说是张床，并不是为在上边睡觉，倘若在这屋里做饭，床是为放案板和米面准备的。

拉开左边的柜门，里边掩藏着上楼的楼梯。沿着楼梯爬上去，在二楼东间，存放着曾祖父的遗物。曾祖做过天津的主考官，在乡下人眼里，是很了不起的大角色。

在一个红漆木柜前，三哥经过无数次的努力之后，终于打开了柜上的锁，一股霉味儿扑面而来。三哥打两个喷嚏，用手背抹一下鼻子，带着赴汤蹈火的神情，奋勇地扯了件袍子穿在身上。袍子太长，他没走两步，踩住了前襟摔倒在地上。在柜子旁边，有一条案。条案长八尺，宽仅有一尺略多，两端是腿，亦极厚重。

条案上排列有八只帽盒，帽盒下圆上尖，一个圆柱体同圆锥体的组合，外有湖蓝绵缎，内有白绫子衬里。

揭开帽盒，取出曾祖的官帽，这帽子在生活中没有了，在电影、电视剧里还常见，清朝的官吏都在脑袋上顶着。帽子大多数很新，想来做官的人，并不是整天都戴着它的。

三哥李一，妹妹运青，表姐俊岭，还有我，每人取一顶戴在头上。帽子很大，很重，遮住了半边脸，这样子很滑稽。我们挺着脖子，一只手扶帽，顶着帽子在房间里奔跑，尘土和着脚步，满屋子飞腾。我们在房间跑够了，摘下头上的帽子，放回帽盒之中，攀着一架木梯，通过天棚口，爬到屋顶上边。

我们个子正好齐了垛口，扒头望去，整个村庄都在视野之中，这便有一幅图画。

这图画真切，质朴，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，永远抹不掉。多少年后，我走过许多名山大川，也曾惊叹，也曾激动过，可后来，许多的山水风光便有些混淆了，好像都差不了多少。只有家乡一抹风光，总如此清晰。

那是一条古旧的老街，既不平坦，也不洁净。却让人感到温馨。街两旁是大大小小的院落，高低不齐，有砖屋，也有土屋，每处屋檐下都是一户人家。

家家房前屋后，尽皆种树。榆、杨、椿、槐，多为高大速生，枝繁叶茂的树木。也有种枣树、桃树、杏树的人家，枣树可以结枣，而桃杏在院子里只能着意于看花了。村庄掩映在树丛中，一处村庄就像一片树林。

放眼望去，是春风迭荡的田野，麦苗青青，梨花雪白，白

得发青，白得耀眼，从西部迤迤而来，又向东漫散而去。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，像一条没有堤岸的河流，又像河流漫过沼泽地。

你想象不出这里有多少梨树，也许，老唐河多长，梨林就有多长。对于这条河，对于这条河的历史，有着许多遥远的传说。如果不是高高的河堤，以及河床里淤积的泥沙，你也许便忘记了这儿曾有过一条河，并且是多年流水的河流。

黄土高原的泥沙，太行山的泥土把它毁灭了。干涸的河流遗下大片的荒滩。也许是自然的选择，也许是偶然的发现，这里极适合于栽种梨树。这儿不但梨树生长茂盛，梨的品质也极佳，皮色金黄，汁多水甜，堪称一绝。

于是，梨林顺河道栽种下去，蜿蜒长达何止于百里？种梨种果的收益高于种田，附近人们自会效法。梨林沿河道向外扩散，有的地方竟扩散出去数十里。三五亩一小块，数十亩一大片。不同的梨林虽分别属于不同人家，却形成了总体的气势。

梨树有着许多品种，丫梨、广梨、糖梨、面梨、秋梨、冬梨……不同品种有着不同的口味，开花却一样的洁白。

我们把头向西转去，在韩村与徐庄之间，也是大片的梨树。只李家大院就不下几百亩，分在我家名下是三十多亩，不见卖钱，只为食用和赠送亲友。

每年中秋节前，梨子成熟了，李家大院的孩子被特许坐马车去林子里玩耍。人在林中，沐浴在清香的气息里。梨摘下来放在草地上，好大好大一片。令人怀疑多得永远也吃不完，于是，对每个过路人都招呼吃梨，并有所馈赠。金风送

爽，所有人在这如同置身在世外桃源，忧愁烦恼一扫而空，心情舒畅，满面欢笑。

从不参加任何劳动的父亲，也来摘梨。摘梨不是劳动，是一种乐趣。父亲说：

“无缘摘星且摘梨，也有金果换文章。”

这便是我的故乡，恬静，绮丽，富饶，连这里生活的人们也受熏陶而变得质朴，睿智，达观。

那时候，我做梦没有想到，在数年之后，来了日本兵，这片梨林毁掉了。美丽的土地浸淫在炮火硝烟中，融透了鲜血，整个冀中成为：

抬头望岗楼；出门封锁沟，处处见新坟，无村不戴孝。

那时候，我更不知道自己，在步入青年的同时，就步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。

我有我的不幸，百味人生，一言难尽。

我有我的幸运，虽历尽坎坷，终生无悔。

靠着勇气，靠着执着追求，我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，完全不同于别人的路。

我们在楼顶上玩耍，兴趣全在于看风景。孩子们天性活泼，充满幻想，天空的一朵白云，地面上的一丛树木，都引起